

松居直：当孩子开始厌恶图画书时

当你读完一本小说，正沉浸在用语言无法表达的满足中时，有一位非常热情的朋友打来电话，刨根问底地询问你的读后感受，这时你会怎么样？

如果只是偶然被询问一次，也许你会礼貌地回答对方，或者你刚好很想和别人共享读后的感动，你也会很高兴地回答对方的问题。但是，如果这种状况反复出现，你一定会感到厌烦。最后的结果是，即使你正在读书，但一想到读完以后会有很多问题等着你，你读书的兴致就会一扫而空。

有些妈妈就和这位热情的朋友一样，每读完一本书，就会不由自主地向孩子提一些问题。虽然她们给孩子读图画书是件好事。

这本图画书有意思吗？什么地方最有意思？你最喜欢哪一幅画？这本图画书都讲了些什么呢？老爷爷怎么了？老奶奶说什么了？大灰狼刚开始干了什么？后来怎么样了？最后呢？一共有多少只羊啊？小猪又有多少只呢？大灰狼和小猪加起来一共有多少？知道为什么小红帽会被大灰狼吃掉了吗？对别人好一定会有好处的，你也要和小朋友们好好相处哦……

这样的问题写多少张稿纸也不够用。在这里我仅举了上面一些例子，你看了也一定会觉得好笑吧。

但是，你有没有在不由自主中向孩子提过类似的问题呢？是不是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出图画书对孩子的最大效果？

通常孩子们被称作是“提问大王”，实际上很多妈妈们也是很厉害的“提问大王”。

当读完一本图画书后，提问已经变成习惯时，孩子们会怎么想呢？听妈妈读图画书，对孩子来讲本应该是件非常快乐的事。但是一想到听完后妈妈会提问题，孩子们便会在听故事的途中想象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（妈妈们的的问题，基本上都是一定类型的），并为回答这些问题做准备。一会儿妈妈肯定会问哪里有意思，得记住这个地方，这是第三只小猪，这是第七只羊等等。

像这样，孩子们是不可能高高兴兴地听完故事的。本来觉得故事很有趣，快要沉醉在故事中，进入故事的世界了，孩子们却要不由自主地自己刹车，为听完故事后可能被提的问题做准备。当再次快要进入故事的时候，突然又会想起听完后妈妈可能会提的问题。在这种心神不定的状态下孩子们听完故事，然后迫不得已地接受妈妈的读后指导。长期如此，孩子会觉得自己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，自然开始厌烦听妈妈读图画书故事，开始讨厌图画书。

对孩子们来说，图画书是快乐的读物。图画书不是教科书，也不是习题集。请你想象一下每读完一本书后要迫不得已地说感想时的那种厌倦感。其实孩子们也有相同的感受。妈妈自己厌烦的事，孩子们同样也厌烦。

不停顿地一直念下去，是我们为孩子读图画书的一个原则。在大多数的场合下，特意提一些问题实际上是为了大人的自我满足。当然，在不知不觉中自然地与孩子对话是很有价值的，但一定要注意自然才对。

当你读完一本很有趣的小说，有时会特别想和人交流，而有时则很想默默地仔细玩味读后的感动。我认为读书不在于阅读的过程，最重要的应该是读完之后的那一段时间。这段时间是宝贵而充实的，当我们与自己的体验相对照，重新思考故事中的人物时，也是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时刻。

打开图画书的封面，从听到“很久很久以前”的那一个瞬间开始，孩子们就渐渐进入了故事的世界，踏上了故事世界的旅途。即使故事结束，孩子们依然会停留在故事的世界里，展开自由想象的翅膀，在幻想的世界里翱翔，令自己的想象力更加丰富。可就是在这段珍贵的时间里，大人们却无情地用各种问题践踏着孩子们的幻想世界。请问，能不能站在孩子的立场上念图画书给孩子们听呢？

本文选自松居直《我的图画书论》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原题：《当孩子们开始厌恶书的时候》

松居直，1926年生于日本京都。日本同志社大学毕业后开始参与福音馆书店的策划和创建。1956年创办图画书月刊杂志《儿童之友》，被誉为“日本图画书之父”。历任福音馆书店编辑部主任、社长、会长等职，现为福音馆书店的顾问。创作的图画书有《桃太郎》、《木匠与鬼六》《桃花源的故事》等，并著有多本论文集，中国已翻译出版的有《幸福的种子》《我的图画书论》《松居直喜欢的50本图画书》《绘本之力》等。